# 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四

貴州鄉試錄序

聖天子受萬年之曆瑩精太平首　詔郡國貢士毋以荒服有茂才異等者令與計偕不遺者罰毋赦於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楊其奉　詔懼然曰是　聖天子始承龍翼而設天網以羅士也豈其不弘於薪櫝之道徒拘方牽俗哉則千里延幣聘其與教授等相與群寘闈中而誡之曰是　聖天子將籍士人以易海內使創道

德之途垂仁義之統而登于郅平也知人則哲
惟艱我既進提學副使其所簡士三校之而得
三十人則又集諸百執事而交相慰曰是
聖天子撥奇仄陋宣　皇明於疎遠故士之應
之如晨風鬱壯林巨魚之縱大壑也若此我事
竣當錄其文以　獻於是其作而颺言曰某嘗
覽司馬子長所著史傳而論　大明之德遙涌
原泉汪濊四塞衍溢方外我　聖天子膺德眷
神與靈合契不假歲月而震聲日景光被于六

幽也皇皇哉其疇得而亘之哉傳言西南君長
以什數夜郎最大乃其族左言魋結不入職方
楚莊蹻畧定其地然塞未通秦通五尺道諸國
頗置吏焉至漢羈縻之稍令自葆就耳然猶與
中國並也次之侵禮犯義於邉境不則構戮自
擅攻當路塞以絕于中國歷世滋多不可殫紀
明興德洋仁普連四海以為帶而東南一尉西
壯一侯蕩夜郎之地歸諸版圖盖靡不同源共
流貽景飲醴而稟印麻和矣　聖天子猶以湛

恩未流懼聲敎之弗歷乃越拘攣之見馳域外
之謀將博恩廣施使習爽闇昧得晰于光明而
僰道無巢居之民豚水無洗耳之士也士際其
時亦將何自表見乎雖沐浴嘉運游淳風泳淋
清感被無外而羅甸之區刻木為文擊銅祀鬼
以為禮吹匏笙遲袂宛轉足頓地以為樂八番
之陋猶有存者士固其先徒自中土世世稱實
塞而　朝廷所資以變夷者也亦思所以揚德
意易服矯俗俾皆浸淫禮讓乎毋徒曰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流風猶微尚踵其故無足與易也夫士生絕域束髮受書食芋菽棲嵩渠與莋馬僰僮為伍至微細矣乃今一日登名於 天府舉國以寵薦紳大夫相賛以為賢士亦何以得此言而稱之嘗聞晞景炎者不隱迹赴洪響者必懸節躡熙隆之會其及幾而從事乎士所生地粵在荆梁昔者荆州之貢聖人則之猶傳後世以為經紀矧士懷奇而先資其言以貢於
帝廷乎夫揚旌設虞旁羅民秀者上所以擇士

也夙夜怔營蒿目苦心以差兮淵懸者主司所以報　上也發憤砥礪展采錯事騰茂實而蜚休光者士所以答主司也諸士勗矣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聖天子方造于上而士獲燿日月之末光揚聲紫微也不厚幸哉諸士勗矣是役也提調則左布政使某某等監試則按察使某乃巡撫都御史某某保綏疆宇翼宣文命

湖廣鄉試錄後序

萬曆歲己卯湖廣比士得九十人庀書以獻

則御史郭其命工詩鹿鳴之章享諸士因授簡其俾教習之其乃進諸士曰嘻来前夫諸士今日遷嘉賓以其名籍　奏矣詎不稱盛數乎哉　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遷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諸士起編戸褒衣雅拜儼然而踐西階即客席執爵聽歌而以為固然當之乎不當也士去

天子若蟻之望霄甚遠也　天子以客禮禮士士以客禮禮於　天子豈如綿蕞而因以修之

有道存焉爾道者何也天地之幬也萬物之滌也萌玄芽黄苞育庶類其精無一日不周流于宇内唯聖人得之以官天地府萬物煇往而鏡来業流當世以其神寓于六經士童而習焉白首不少休息故足不踰閾而神企太初身不出樊志横八極之表精之至也惟精生華于是乎有辭辭也者枝也枝也者之也精瑩于内而神王華絢乎外而辭腴故聖人不以辭害道不以道病辭春秋右辭命兩漢右策對唐右詩賦宋

右論義即有方聞之士卓犖魁壘之才元良豈弟之行靡不繇此以進我　國家置功令監前代制科而綱提之逾二百年其間明皇王之術纘神聖之統竪卿相之勲者若接軫而馳比膊而立此其取精于道不既多邪夫有司以辭信士　朝廷以辭信有司故士知今日籍之而明日用之也相與鶩精於經摛華于藝篤修功緒以應所求是以洒然被　天子之客禮而不為僭夫　上以精求之諸士既以精得之繼自今

以往士又何所藉運其精以仰答　天子哉詩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是二甫之烈也二甫生叔季時用能省徐方撻玁狁恢二周憲萬邦一何郁也至溯其所本則惟克舉輶德焉能舉輶德故能匪懈以保王躬補王闕而詩人美作頌者奓其辭媲古作者莫特春秋下哉今　天子履明執冲式洽文化一時弼亮碩彥之佐多出南國其所奮炎揚懿舉隆三五且睠二甫而下之則亦惟精遊神

所得於道者多也昔王孫圉行聘於晉簡子問白珩焉圉曰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金玉龜珠山林藪澤譁囂之美弗繫于民未爲寶也今楚一日而舉士九十辭不盭道進不悖禮其有要於聖修獲寶多矣奚必雲連徒洲之材熊渠下氏之玩爲張楚哉諸生可以升矣且憲有言軍行右轅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今日之升諸生有前茅矣其挾轅備蓐修權與勁以能用憲則可若其不能而中道息焉則爲

執事之羞勉旃諸生幸毋忌矇人之誦

## 會試錄後序

是歲庚辰春當大試天下士　上命輔臣某綜其事臣某載筆以從士既籍　奏臣謹序諸末簡曰臣叨備　宮寀事　上東朝仰睹　上右文嗜士期創道德之塗既蒙擢臣官兩雍俾臣造士以待　上任使顧臣譾劣文質無所底毋能闡　文教振翼士行方切惴懼茲復被　命掄士夫有其具者易其備乃所造未具安得髦

士而烝之臣用是懼滋甚雖然上之化下若均埏埴士之從上猶金在鎔顧士生當時所尚殊術三代貴德其士賢西漢崇儒明理亂其士知後漢師章句其士守名檢隋唐重吏道其士通宋顓經義其士近正　國朝兼所尚方聞之士莫不斌斌烈烈於往古第風會以漸而趨本真既久則斵飾羽成畫破觚為圓始未嘗不樸茂後習稍靡也　主上紹隆丕緒瑩精太平思以大治濯俗則設象為紀所厲中外臣工甚具不數

歲簡聲教布濩盈溢天區士皆亹亹爭祓濯其心宅於醲粹語有之千里而一士比肩也絫時而有賢士接軫也故士者衆人之尤賢士者衆尤之尤其尤彌出其道彌博一邑之雋於郡為輩一郡之第於天下為標今士獲於表薦而材於巖廊出郡邑而天下矣其器以為天下用其道在返質在務實曩歲主司執是以論多士士瞿然顧化亦皆質有其文夫業既返質而就實則效用有基矣臣不敢緩頰稱前說敢以效用

之術進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故學古入官未聞以仕學也今所學誦者前人緒餘所簡進者叔時文藝師迹不違變趨雖不存志緣故不博聞法律與詩書其途兩譚說與曆注其體二故有臨民而墻面剸務而岐心有久而稍更有債於始而卒不振非才頓知不及也為不狎習也盖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壘翟問形象宜其憒憒爾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禆士出不當劇徒有煩疑　上奚需士

式臣故類諸士習之也其務簡練其性淬礪其
猷毋不撲斷治本絙幅政義修百王之法若辨
白黑應當世之卒若數一二稟成式而舉措之
若安百體要時立功之會若詔四時庶幾式所
謂習而後任式顧服能而任在習習而奉職在
勤夫為人臣者若手然仰以衛首俛以衛足心
神所王手與之俱遇寒燠不得不救鎮鄉傅體
不敢不搏職司有在疇得避之故勤職者私天
下而公其身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於

是顓意壹行夙宵虔竦在事爭就勞委利爭就
犄趨急爭逼害居貴則恭敬而傳處近則致敏
以慈當專任則枸守而詳即蹤跡之亦全一而
不變若曰吾身非吾有也夫才以習熟業以勤
廣而後可用於天下脫或倖占榮次輒詒玷缺
或盤於理或處脂膏點其身或比周賓正以取
充位或便身自榮而妨公家大計　國家有三
尺在稍涉風聽輒不得姑息臣恐士無處所矣
夫　上命臣等求士若以爲量以爲衡使累黍

儀毫十不失一士一不當渠得以瑕瑜不掩爲解是臣負　上士負臣也臣亦安所逃法昔有擧士於君者或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臣茲得耳而目之矣諸士幸自愛毋使耳目無已哉

## 浙江鄉試錄序

萬曆壬午浙江當大比士維時巡按御史某寔監臨之既入院簡諸執事若提調屬諸藩使某監臨屬諸臬使某分司校事以九校官而以某署其裁焉於是合督學憲臣某所選士凡二千

七百有竒三試之得九十人以獻有司者按故事宴而成之於是某拜稽首颺言曰𡭗來選爾諸士乎爾諸士今者之選固即古所謂賔興者也古者賔興一物不備則不得爾諸士擇寸管而得之何異穎脫我聞曰以此思易則難者至以此思難則易者至爾諸士姑毋自榮後有執鞭弭而策爾者至焉已何者士平居博衣峩冠哆口而談當世之務具曰能矣及一旦猝及之或艱投之吾不知整暇得似平日否也不幸

一不當事機呼吸之間存亡互異股且立弁即
屬者士譁於伍隨之以羣不逞訌然横作有司
者故報龍豈乏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安於習俊盡
意外之虞萬萬無之然是時亦可謂猝矣爾諸
士昌以應斯夫斯固龍子之所宮也自神爲皆
功至大越上茅山萬玉帛不戒自集汪罔氏纖
焉何其震也厥後無餘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
而至勾踐勾踐欲雪吳耻教士十年有君子六
千人君子云者即吳所名賢良齊所名節制士

盍姑篋以東禦兒以南產也今尺籍隸者何獨非其人然考其時越人士乃無擇老幼咸願畢力以致義烈於其主蓋至報吳存國會齊晉諸侯於泗上天王賜胙命伯而後知六千人者真君子哉何其訓之而即順用之而輒效也爾諸士知有紙上陳言耳其所稱說千歲以前事若數一二別白黑可謂較甚然吾不敢遽準何者人無難于懸斷難于嘗試事無難于隨順難于猝卒故應猝者貴豫明試者以功吾姑置遠事

弗論論其近者昔劉文成竪儒耳躡屩擔簦以見　高皇帝一語建萬世之業推強敵蕩腥虜儵忽萬變而不窮于肅慇一綈袍上　殿脓景皇除奸肅紀片言而定遂收回蹕之勲王新建幅巾講道俄聞宸濠之變馳入吉安一麾而逆藩授首夫此三君非當時所謂龍化虎變之大人觸斯應應斯效者耶諸士辛生三君後未嘗身際斯景徒執臆見騁筆鋒以推古今之非是則可若漫自謂能勵勸劃煩劇前無千古後

無三君此大言無當人耳何實之可効
主上圖新化理日警于有位非篤誠不二心之
臣不以登非懇悃之論不以見于行古之君子
居安類不忘危今地誠大人誠衆物力誠詘謠
俗誠澆具鏡于吾前有象爾諸士處不諱之
朝宜如何奮夫智者燭萌勇者雜本豫之弗謀
而猝是謀鮮不躓矣其務竭款款無貳爾心無
飾爾言久將　主自明不易哉其治天下乎是
在諸士先是三月屬前所指諱士者　上命少

司馬張某以都御史撫定之大江以南式底靜謐維時御史孫某風猷肅穆佐都御史御史若輔車然於是言官謂浙事重宜更置大僚乃簡藩臣某臬臣某適來代之誠重之也若戶部主事某以漕至戶部主事某工部主事某以榷至總兵某亦以代至而都司某胥有職于棘院得附書

## 湖廣鄉試錄序

萬曆歲壬午復當比士於鄉

上以士文不中程多鉤棘語以衒竒衺非盛世典詔有司學官凡諸不類者亟斥之謬進者罰於是御史其奉　詔按湖廣綱紀其事御史嘗比士東省所錄文足爲士程士斌斌皆適用惟楚賅東省其地廣倍之而士額多四之一御史於是皇皇盄毖眷秉憲申要求所以祗若明詔則戒環聚櫝幾非常㣺不時簾以內外無弗飭者內則幣聘教諭其爲考試官訓導其爲同試官外則自提調官其監試官其而下咸矢

心矣愼如御史指乃合提學副使其所簡士三
千七百人三試之得儁九十人籍奏 上御史
授簡於其屬其當有稱說其謂諸生今稱選士
於鄉不征矣諸生知爾鄉乎視今日之籍天下
雖其鄉之視今日之統天下實莫敢鄉也 肅
皇帝纘有 大命寔肇爾南服其更朔元寔始
諸壬午壬者任也於行爲水萬物莫弗任養焉
午南位於卦爲離萬物莫不明盛焉荊故天地
之中南水火既濟之繇也在列宿則麗翼軫爲

鶉尾之次東楊西雍南粵北豫在九州則稱閎
衍表介二嶽江漢九江潛沱雲夢苞絡衡貫其
中名神區已自雲陽氏創都沙丘赫然列于神
明之紀其太上則離先氏因是以官天地遂皇
氏因是以燭萬物昆吾雄諸侯熊氏長五霸皆
綿曆千百流祚無窮雖夷陵至於楚即不與中
國會盟乃墳典丘索國人類能識之智謀勇鬬
獨衡乎天下其次濯靈燿采絲載丹青重黎佐
嚳以司爟鬻熊師文以新命尹吉二甫弘猶亮

於周莫敖闞穀競勛華於族三閭以忠憤寤主陳良以文學顯名左右檮杌婉義春秋雜次鐸氏施猷圖鑑要以妙斡精機式敘倫則貽垂懿矩永握神樞自漢而降瑰行姱節茂功紘議代不乏人孰開楚國莫神靈之奧賢聖之淵也夫疇能鄉之我 高皇帝率虎旅滌清南土漢上寔其首事迨武功甫成武昌荊州德安諸郡相次建學迄今道化翔洽髦士滋起濟濟奕奕何其盛也其後百六十年而 肅皇帝赫然龍作

羣俊雲從九寰承流神化孚鬯一時縉紳之流莫不質有文武勲著常彝故天下傾心楚材以爲地王也垂六十年而爲　穆皇　今上得道之秉處乎中央治瑩化醇無文不懷六幕爲一諸生幸生斯世孕之以泰清奠之以泰寧范無形嘗無味譬大造之育萬物其雨露猶偏焉覆不諱之朝戴無垓之宇出即危言處即危行譬大明之燭萬物其照臨猶偏焉是楚人士所任養于皇澤所嚮注於　上意者亦至渥已矣夫

亭毒羣彙昭蘇化工納於南訛者天地之養物
也旁羅民秀奕敷教澤示以周行者聖人之養
士也萬物養於天地人養于聖人聖人養士使
自養以養天下今 主上南面而聽嚮明以治
神功暉曜洪洞朗天當其所面之方昭燭休爽
尤為焜顯而士衣被耿光揚景炎騰茂實騤撝
詩書禮樂之緒宣鬯道德仁義之精炳如蔚如
雲蒸龍變以翼戴休烈彌成文明之治固士所
自養以答我 主上宜莫先楚士諸士毋亦攷

九丘之伊始集三管之所述追蹤前賢流聞来嗣以不貧　國家煦養以佐　主上明盛之理庶幾哉稱天下士亦庶幾稱所為壬午所舉士乎乃是以塞楚名若其追琢之不文鞭策之不進即有和璧天馬夫誰與羣使天下啞和氏盲王九方皐盲馬也亦宜

會試錄序

萬曆十有一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於是尚書臣某侍郎臣某疏　請校士者主名　詔臣某

暨臣其往頃庚辰歲臣嘗承乏副主者役猶然副也幸因緣以復 上命茲又命臣主其事臣益懼不勝臣聞報國之道曰貢賢臣惟駑下荷皇上渥恩昨超擢禮卿俾祭 密務不踰月間躋 宮保感激 恩私莫知所報誠得一二賢才備 上任使亦庶幾萬分之一即懼不勝胡敢不自効則失諸執事者竊日夜力綜部所貢士四千六百有奇三試之遵 宸斷取三百五十人并錄其文以獻臣謂今所稱才與古異唐

虞稱九德周稱六行靡不宅心醰粹措履雅馴斐然一出於正晚近世才乃多品能萬人為英能千人為俊能百人為豪能十人為傑至所以取士之術則有九徵八觀六驗胡後世稱才多於古耶蓋古人才與德合後岐之而所謂才者始紛紛出然稟性多駁而流習漸頗駁則竊本眞頗則眩名實即有才不善用用不以正雖不才也亦宜臣無論往代乃上下今二百餘年國初士皆正而適於用弘正間遣用者多而未

盡正嘉隆後未嘗無正士而用士者方且溺於
華辨騖於權利不深惟至計便策俾邪正雜進
而無所財擇膠戾乖刺所以營惑耳目惑移志
意者不可勝紀　皇上霈然業　明詔亟羅海
內所不便嘉與更始繩諸一切不執法及諸庸
回者不留行盡蒐巖穴昔所屏棄士不啻廓然
開朗縣是正者進不正者黜易有之小往大來
曰泰今茲正泰亨之日也士今來矣　上令縣
次續食若頃之將臨軒策若又將　詔若以官

謂何謂足猷賴耶謂欲得正士期于保泰耶泰
初爻曰彙征二曰朋亡三曰艱貞士旣以類進
如茅斯拔矣毋亦亡私守正期不負　上所進
士意乎夫士身爲不正非盡性也則流習靡焉
卑卑者傴僂而趨喔嘗而語周合求顯比耦相
覆以取容一世毋論已進之爲聲華則廣飾厚
要仰附逐欲因吊詭潤非以倖名進之爲知辨
則荏苒難持譎尚隅曲借氣勢爲樞機而顧撟
以售其佞進之爲權術則倍設機構提押闔之

門戶算若轉環莫知其要領以空文見僞而調實之三人者莫不譸張回遹以崇私黨背公義竊事權爲世害至烈也　皇上一旦屏而斥之則鑒不遠矣士奚擇焉今天下所少非才也所少者爲才而正也正則爲大爲君子不正則爲邪爲小人漢臣翼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故與其才而不正毋寧無才可稱與其用不正之才毋寧舍才而取正華爲顯矣其質不若樸辯爲美矣其真不若拙權爲

通矣其理不若常夫其為樸為拙為常雖隱約無可喜事功而竭誠盡忠一心營職孳孳公家之急弗敢失隊於
國家尚有利焉故寧舍彼取此昔太公於華士尼父於正卯子產於鄧析非不貴才而好戮也職是故耳今即有華士者流亦無所容士一時瞿然願化與之語正人則其香願襲其羽願儀一不類則糞聞也腥啟逆也冥若不可俟詰朝者然則不正何利焉臣故願諸士慎處以正也臣又聞之能指而惠何畏

孔子舉仁者則不仁者遠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今衆正闢矣諸士必且無不正者而臣尤諄諄誠正其始進也諸士愼勗之哉

山東鄉試錄序

主上嗣萬年之曆歲巳卯

詔天下比士於鄉於是申勅功令廣厲學官之路亟命所司正經義程文之體嚴乎險之禁要以如制中氣泰遞上御史某按山東奉 明詔而綱紀之則先期謀諸巡撫右副都御史趙某

甓舍棘垣葺甃葺鐍以釐秕陋既則函采徵其
暨教諭某為考試官訓導某為同考試官其廉
以外則自提調官某監試官某而下洎諸百執
事羣之闈中三五約束莫不懍懍思所以仰承
德意爰甄提學副使所掄士三試得儁七十有
五人籍奏之御史授簡某屬某當有稱說某因
前諸士曰来方校而文時窮晝夜力盱衡而思
挈尺寸而度其所得者各以發憤吐蘊畧聞東
人士之志矣今得耳而目之則東人士嫺於文

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亦知所本乎語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其發明章句又始於子夏他若七十子之徒咸遵孔子之業而潤色焉以學顯於當時其大者為師傅卿士次友教士大夫若由治戎求者物游學道亦任楨相師不斃百姓賜釋二國之患皆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彼所謂異能士也第藉令不得附驥尾其能益顯乎蓋永宜考孔氏古文弟子籍得其論言而每竊嘆未得睹厥容貌與七十子者

泳洙泗之澤挹鄉射鄉嘷之風今幸得蒞其鄉域又得睹其鄉人士文而校之信能修其經藝佩服孔子者何修而得此蓋自七十子沒而經者滋多於是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六藝以教言易則菑川田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魯則胡毋生類能解釋先聖則結滙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後世以故士得涵濡漸漬出入不悖所聞若是斌斌盛也今求隋

和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及之荊山合浦則有流光吐耀而出耳故物各有疇山東經士之疇也求士於山東若道水於方諸取火於燧也今士既以經進矣亦思以其術經世異竊附於受業身通若七十子者乎維時皇道昭融帝猷丕顯別黑白而定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絕其道弗使並進所使總方畧程大循祈進民心紹休聖緒廣開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其校且易也七十子得之而立功立事以昭不朽士於

歟亦安所取衷於七十子安所顓學將蒐乘詰賦以果毅悟與將傳類通方以藝能鳴與將飾儀考度審律定衡以禮樂憲與將鑿草入邑勸民耕農利土以正事軌與將畢議盡知以抵患折難而才辯足述與即毋論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態張法而習之瞭然若合符節儻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於七十子得一當焉斯亦不詭於孔子之道矣昔孔子生叔季思以道易天下干七十餘君灼頭濡足庶幾哉一遇而悠悠

者皆是是以道積而不肆今天下尊術顯士冀張舒布度德拜爵量績受祿彼搦朽磨鈍鉛刀皆可一斷曾不以其時自表見徒彌其經自售不能以其經經世執虛言傳受辭不得一跡一隅為世庸寧得稱東人士乎哉世所謂碔砆蕊眼堙產於荊山合浦人國以為珍而飾今豆祕巖之斯贗質眩真傷其靈化大謬不然矣　主

上宵衣旰食瑩精太平御經闡繹六藝之緒討徵諸士講同異當首東人士東人士出而天下

目之為孔子鄉人且以為藝士嚆矢語曰存則人亡則經入與經皆在東土故天下厚望東人無已時士思所以止咎　主上下謝天下之望又安所循守以稱其生平哉且亦聞諸孔子士有贄女有媒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非賢士才女也爾諸士欲不詭孔子之道則請服膺斯語云云

少司馬翁公歷官疏議序

公自進士起家距之今三十八載踐敭中外閱

望緊凡廿有餘官若所登對若所建白若所為
利凡百餘疏始以司寇郎奉 簡書出平江右
獄於是有慮刑之疏既陟中丞假節鉞撫循吳
會於是有開府之疏漕河漸失故道命公往董
其役於是有治河之疏 主上踐祚以少司馬
起公南中理司寇御史大夫事於是有攝篆之
疏疏凡四類類凡若干卷薦紳先生受而讀之
曰刑者成也不可以委曲生意是故一人啟嗟
王政為虧若公慮刑底于弗喜含狀以貪情推

已以議物參互不失多所生全是廷平之恕也

江東都會更徭浩穰喜遊子弟習於此㢡亦或

攻剽并兼不可控制若公開府班宣德信孳孳

民之所急以流大化幾於治平是保釐之仁也

長安漕粟從淮河上然數爲敗敗則溢十餘郡

隄防勤勞尤難湮塞若公治河灑沉分菑探巖

排碕歲致漕粟以實長安是轉輸之伐也輦轂

重地豐芑舊都機務叢委視三輔尤劇若公攝

篆張理大綱補綴漏目鈎校律條公府奉以爲

法是明允之績也於是余史某聞縉紳先生之
說而嘆曰諸縉紳讀公疏知公勞勤爾爾獨不
知公蘊匱古今經行純備身雖在外念乃不離
王室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凡身所經歷耳目所
聞見毋論好醜畢議盡知靡不擘畫而指列之
省若括轉若環析若秋毫較量若觀火是以奉
職不懈匡寧方寓如此先民有云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乃公有心罔不盡
有言罔不達言在朝著為章程在郡國為紀律

黨所謂悅安社稷不二心者非邪某為公里中人嘗得侍公清燕謂其可與則嘗與言移日乃公所言誠鑿鑿如蹠中　旨可施行者是以得論著之公世餘姚里人以弱冠計偕入仕今仍少司馬署少宰云

方文襄公文集序

世宗皇帝由興國踐祚始議尊崇典禮既欲創所未有倘一代獨偉之規每詔令議下時議臣如流咸謂非凡所見不能稱塞重得譙讓公以

郎署應詔即如　上意所欲出久頃之數見上
疏言事　上嘗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
上以為其可任公卿之位不數年中至政府蓋
世宗神聖一時臣工莫能為役而公機神穎發
脗慊感孚使上然其信而任職得行其志豈以
虛辭借哉蓋公方通仕籍即謁歸故所居西樵
山中日與陽明先生交而下帷發憤焉越十年
矣顧積思六經講求皇王之術身遠而心魏闕
處幽獨而繫天下是任宜其所豎立卓犖若是

公柄政逾年而乞骸骨歸而復居西樵山中著書數年而殁殁十年而其文始出凡若干卷若議禮薦貞議南北郊陳洪範諸疏及應制諸詩此其大者對揚登荅仰濟訏謨其文章與政通矣彼豈凡所見乎史氏曰余嘗纂修 世宗實錄從蘭臺所藏嘉靖初時事得覽觀觀 世宗瑩精制作二三大臣覆詰相難不啻若聚訟每於上前質責𢦏相提而論務以勝為功有不愜必巧詆之至引繩批根劾繫請室中以徵文者

不可勝道而公輒疏請得醳或祗從末減蓋公時為廷尉得亭平其事故也嗟夫壯矣方其時利害薰灼較若觀火彼其不希旨從諛僻倪其間以持人短長亦已優矣矧以其去就諍而脫人以罪乎其疏語具集中故予讀公集至此輒變容起坐累嘆其艱焉乃若公所為文皆粹然一出于正正不當于文士比觀者予故不論論其所為相如此云

## 劉尚書氏族譜序

予讀劉尚書族譜則信公侯之後必復其本亦惟聖賢德澤流於苗裔而神明之胄故弗替云按劉裔出陶唐御龍氏封劉因以劉為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不可殫紀漢末有入蜀者晉初遷於楚元亂仁可公避地以其族行復自楚入于蜀隸于內江縣是門戶甲蜀中八九傳而支屬奕葉冠緌纚纚若蟬聯不絕即寓內著姓又何讓焉乃侍御公欲收族以尊祖則籍舉宗而譜之其例七其世九其屬凡四百有奇

御龍氏邈矣惟唐德侏明百世享祀叔代有所不紀而迄于今茲仁可案之宰鄉接之以及宗伯廷尉拓之派遷始於明著代始於遷祖遷祖為繼則自別子而下骨肉之親綮而不殊作世系第一惟世德作求率祖承考衍其堂構移之國家以展采錯事施於有政無論顯者泌水衡門幽人素履爲得而遺已作履歷第二治不越闈有斷機之母有雞鳴之夫人亦有從一靡他皎若白日與兩髦同歸者作閫範第三自仁可

西徙居蜀素至測景考築樹檟與梓既析而貴竹析而涪州皆閬右也惟内江爲烈矣作宅里第四宅兆送死大事也葳喪埏隧薦品黄壚焉鬛可封松區已翦使属𥨊倚廬者瞻之愴然有桑梓之思焉作塋兆第五代有作者下筆妙天下數篇氣象綜迷性靈若方冊所存文辭燦如也作著述第六士不家食一命是以顯揚而寵綸所加不獨榮生者漏泉之澤光乎幽穸何煌煌乎作恩命第七譜成以示史余子余子

回思深哉作譜者意也讀世系曰美哉始基之矣讀履歷曰德至矣哉大矣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君子是以知劉氏多賢也讀閨範曰禮之用惟婚姻為競競是故家道之興由內德茂焉讀宅里塋兆曰是陰陽之會也淋清之氣於是焉鍾矣讀著述曰洋洋乎有道之言獨文乎哉讀　恩命曰　王章也非家之珍與讀已余子掩卷而嘆曰人言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溥乃是譜獨不浩繁其事核其例精其言必稱

先王上治祖禰下治子姓以重其本聯其支儻所謂述明世申宗法洽幽明神人之統意在斯乎然則劉氏奕世載德為時名卿即褐至不售者亦以其獨行卓然名于一鄉林林于士之表也語曰豐水有芑先人之仕望其枝葉知其根柢海内有睹劉氏譜而興起者其不靡然頓化乎是可以傳矣因序作譜者之意而歸之

芸牕月草序

予質蒙且甚魯然性有偏嗜嗜經史每據案對

冊張億與大義若了了比掩卷喀然輒忘之矣
乃深自追維冀有所傳以識不忘也一日過若
齋周子覽其手筆咸褒類子氏百家緒言隨訊
之曰日於編簡所會時見一班爰疾書其上復
曰某嘗慕公孫僑之博物胥臣之多聞而靡有
縣也緊今繫籍金門以大禮陳序賓客日競競
焉職業嬰其念百務倥偬共諸懷視平生之舊
殖漸凋落矣則不獲已託之鉛槧間注於手斷
不遺於心庶幾累時為日累日為月月無忘焉

以牖吾舊未聞新有得也緣是題曰芸牕月草云余聞之憮然曰甚哉周子用心之勤也余固病忘思有所傳也而子計先得之矣雖然學貴不忘猶貴能忘若不見宋陽里華子乎始而蕩蕩不覺天地有無既縱儒生而疾除焉則蕩然虛者又擾擾然萬緒起矣學猶是也苟徒中其佔畢取古人糟粕割裂之將遠摭旁羅日馳騖于汗漫隱順之場其於學既博且多矣而獨無得于心則亦奚貴邪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回

坐忘者也空乎其若遺也而後得幾於道周子多學以務博尚當求諸不忘之外若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慮玩愒自廢而困假是以圖日就月将之益殆得之矣若齋子起選貢士授鴻臚寺丞修姱葆真馥華振若盖鞠躬君子也與余相雅善故告之也不以諛而以規

張氏貞節錄序

戊辰馮進士孜上書闕下陳其母張氏行甚苦得被旌命如故事已出守太倉則緝其郡邑文

學三老所覈狀及藩伯禮官覆議及諸學士大夫所贈序記頌賛詩賦爲貞節録蓋母二十而字十九年而嫠距之三十年稱未亡人如一日固難事哉方夫君永絶時毋豈不能憤烈自裁效以大畢相從地下遊乎顧遺孤藐然白髮在疚襁褓未及燥衰絰未及除而煢煢三命喘息相屬宗祀續絶以之即欲言死義不可耳甚庶幾將来以邀恵逝者乎而日月遠矣中㢑不可知即無論其首蓬面垢拮据蒲伏之爲勞也而

纏閒闕郵含淒茹辛以是藐諸孤嬰患侮交遘之中得有今日可不謂難事哉彼婦固有一旦引決殉葬捐軀者非不希曠絕俗也幸其無所寄則可矣以重累若馮毋者不得當以報夫君所以事夫君不完也乃毋能忍須臾死上延姑氏下撫其所遺使民世世益滋大即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其死矣史某曰嗟乎笄幃之居而饋羞之職是遵何故焉而其事行庶幾乎有道者則得天厚而心術無蔽也然使毋不蚤厄則節不

完節矣顧瞻無後則無能表著于世述世述之矣匪旌於　天子又安所貽諸後為不朽今毋倘之矣然匪毋意也毋若曰吾蘄以不絕馮祀耳詎知有今日哉馮母立孤事詳在諸學士大賢所贈文中乃余則知馮守於春官素聞毋賢者以故得論著之